

二、金賢仁 (ligeai家名Tjaududu) 生命史

屏東縣泰武鄉排灣村 (se paiuan)

家世背景

我是民國十七年(昭和三年)生的。我的父親是pulaluyan(家名Palindan)，我的母親是luwan(家名Daududu)，他們兩位都是老大。我是跟隨我母親的家名，因為我的父親一直都是一個人，沒有親戚了，而我的母親還有兩個兄弟及其他親戚。所以我父親的財產就合併Tjaududu家這邊。父親所屬的Palindan家名沒有人繼承了，因為爸爸沒有兄弟姊妹。我爸爸原有哥哥，但是已經去世了，也沒有生孩子，就沒有了。人家就會說Palindan家到Tjaududu家來了。我會希望孩子、甚至孫子有人可以繼承Palindan這個家名。我尊重我的父親，所以我也不能不重新使用Palindan這個家名。

ligeai是我的父親為我取的名字，是父親那邊的名字。媽媽那邊沒有給我取名字。我要講我小時候及碰到困難的事情。母親死時，我才五歲，而我的弟弟和我相差將近五歲，那時弟弟才剛學會坐。母親死後，就由父親照顧我們，但是父親腳癱，所以我們兩兄弟以往的日子過的很苦。當我們順利成長，我開始成為學生時，我弟弟還是脫著衣服的小孩子，我們都是脫衣服長大的。即使到我們長大時也一樣，我弟弟可以說是我的妻子給他穿衣服的。我們兄弟可以說是碰到了很大的困難 (na setsevu amen ta nia hini paulan)，我們是靠著野外的野菜 (la rulin) 而存活下來的。我從排灣村(社)的教育所畢業時，我弟弟也開始上學了。當他成為學生時，他也碰到了很大的難題，他有地方會痛，腳也癱了。當我十二歲時，弟弟的病較好了。在小米的季節我們兩個去採芒果，到了下午大約三點左右，他又昏迷過去了。當時我們都認為他已經死了。我父親有一個姊妹，是一個女祭師 (marada)，她用darau(白白亮亮的石頭)做祭儀，darau會返回來，所以認為弟弟一定會死。不過到了凌晨四點他忽然活過來，開始呼吸，他起來說：

「爸，我口渴了」。可能命中注定他要有後代，所以他就活了過來。弟弟好了之後，成為學生，癱腳的父親又再婚，這應該就是神（tsemas）的安排要她來照顧我們。但是可能因為父親腳癱，她不喜歡父親，所以不到三年便離開了父親。到後來就變成我們兩兄弟必須為著我們父子三人的生計來努力。以前我們在山上的原住民會尋找、挖掘一種稱做「qaqil」的根莖類植物當作我們的食物。我和弟弟兩人到山上去找qaqil，到了傍晚，我們回到家裡時，父親就會煮這個qaqil當作晚餐。我的弟弟叫做kaqavas，後來他生了六個孩子。我共有五個孩子，四男一女，老大是女的。

我們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遷來現在的排灣村。原先舊排灣村（se paiuan）的人和padain的人一共有六十七戶遷到這裡，其他的人遷往台東、三和、三地、涼山等地。舊排灣原有七、八十戶，舊高燕（padain）約有五十多戶，有些人搬到台東、三和、佳義。那時留在舊排灣村的有二十多戶，因為交通不方便，所以大家都想搬下來。

成長經歷

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

當我成為青年，大約十八歲左右，我便開始跑、跳，成為跑步的選手。我第一次參加的比賽是瑪家鄉舉辦的一萬公尺的長跑，我拿到第五名。我認為這樣太差了，我是一個男子漢我必須更加努力才行。到了隔年，我便拿到了第二名。二十歲時我又參加了瑪家鄉五千公尺的比賽，得到第一名。

等到我更大了，我參與了青年服務隊（國民政時代）。那時其實我是一個不太會說話的人（na segalu aen），當時有一個警察是外省人，對我有一些好感。他認為像我這樣的人應該是很好的，於是不但派我做青年服務隊的分隊長，又表揚我為好人好事的代表。因為我是一個跑步的運動員，所以當我成為青年服務隊的分隊長時，我就帶領隊員們跑步，之後跑步也成為了一個風氣。我開始參加八百到五千的賽跑，而放棄了一萬公尺的長跑。但五千公尺的跑步我也並不是都拿第一、也有第二名的時候，這是屬於瑪家鄉的比賽。當我積極參賽之時，我也參加了鄉代表（瑪家鄉）的選舉，那時我大約三十多歲。我一共當了兩次的鄉民

代表。當我三十五歲時，我又參加了縣的比賽，我參加了一千五百公尺的賽跑，拿到了第一名。但是，因為我們家比較貧窮，我太太後來就不再讓我參加跑步的競賽。她說：「這樣的話，沒有人可以照顧我們的孩子」。

民國八十五年排灣中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，我參加了羅馬字書寫的比賽，得到了第二名。我們瑪家鄉也舉辦了吟唱神話故事的比賽，我得到了冠軍。我的父親很會吟訴神話故事（mirimiringan），而我的記憶力又好，所以我還記得。神話故事（mirimiringan）幾乎都是比較悲傷的，故事主角的背景常常都是人丁單薄（mapu^rlupu^rlu）、家裡很貧苦，後來他受到祝福之後，就會變得很偉大，很幸福。我們若是聽到很會說神話故事的人的述說，一定會感動得掉眼淚。而故事裡面過去較困苦、悲慘的人，後來都會很好、很幸福；而之前過得比較好的人，到後來就會較困苦。故事裡也有頭目（mamazangilan）會歌頌、讚美自己。在我們排灣族歌曲的歌詞裡也有敘述說：好羨慕神話故事裡的人，他可以自己創造一切、祝福自己。譬如說他想要衣服就有衣服；即使沒有結婚，他想要有孩子就有孩子；他希望他的孩子有朋友，就會有朋友。神話故事（mirimiringan）聽了會使人流眼淚，是因為吟唱的都是令人悲戚（na tjemalimujav）的故事，而說故事的人的聲音又非常地令人想哭。女生講神話故事才好聽，才會令人想哭。譬如有個 mirimiringan 是講一個姊姊（或哥哥）一直要求母親快餵妹妹（或弟弟）吃奶，但是母親一直說等一下、等一下、始終都沒有餵。後來這兩個孩子為母親的作為感到難過，就變成了鳥：tuguri 和 ngaingai，這就是這兩種鳥的由來。這樣的故事不是很令人悲傷嗎？那位媽媽不好，對孩子沒有愛心（neka nu kilivak）。

結婚

當時因為家裡很貧窮（na mapaula men），我弟弟還是沒有衣服可以穿。我二十一歲結婚，我太太 gelegele 的家是屬於經濟情況比較好的家庭（家名 Paqemqem），她帶了很多嫁妝（tsungul）、很多的衣服，婚入我們家。她就將自己的衣服撕開、拆開，重新為我弟弟做衣服。這應該是神的安排、神的恩典要她來照顧我們。我們彼此的雙親是表兄弟（maqe sikatsekel）。她結婚時是十七

歲，是老人家安排的，我們並沒有談戀愛。

學吹笛、口琴

我十八歲時，我聽到了有人在吹笛子，我就過去那裡。吹笛子的人是ligeai（家名Pasalaeqev）。以前ligeai到了傍晚吃完晚飯後，就會拿笛子來吹，到外面的涼台（竹做的）去吹。我那時聽到會吹笛子的人只有ligeai。我聽到他吹時，他大約三十幾歲。更早期應該有很多人會吹，但是在他這一輩的只有他會吹。當時我就覺得這種聲音真好聽，這種笛聲聽起來好像表達心理有些不愉快之處（kisanquyakuya）、好像在哭一般（namaya ta qemauqaung）。到了他那裡，我便拿起口笛pakuraru吹一吹。之後我就去找竹子，回到家裡開始做笛子。我一直看著ligeai的手指然後跟著他學。每天只要我從山上回來，我都會拿笛子練習。後來一直吹、一直練習，就學會了。

那時老人家都是吹單管口笛（pakuraru），雙管的口笛pakuraru是我自己做了加上的。我聽人家很早以前過有雙管的鼻笛（rarintan），我也有印象好像有雙管的笛子，於是我就做了。我在排灣村沒有聽人吹過雙管笛子，我也沒有在別處看過，是我自己想應該是這樣的。老人家只有說有雙管的鼻笛rarintan（qinuqil），而雙管rarintan是年輕人吹的笛子，單管口笛pakularu是勇士吹的笛子。我就想說兩支的笛子不知道是怎樣的，於是我就做了來吹。我年輕時追女孩子已經沒有用笛子了，更老一點的人才有。

日據時代較多人吹口琴（laligian）追女友。口琴是我年輕的時候學的，是我們年輕時在馬路上、在家門前和女孩子交往時用的樂器。當我們在女朋友家門前時，起先我們都吹得很小聲，對方若不喜歡我們，聽到了就會把燈關掉；對方若喜歡我們，聽到了即使睡覺了，也會起來。晚上老人家已睡了，我們就和女朋友交談。如果兩個人彼此喜歡，那就需跟老人家談論結婚的事，若雙方家長不同意，那兩個人就可以流浪到台北、或者其他地方。口琴也是我自己學會的，學校沒有教。那時大家都會去買，都拿來吹。我們吹口琴古調時就好像在說話：起先我是說伯父伯母我想你們一定很累了，真是辛苦你們了。這是表示對他們的尊敬。再來是說伯父母和兄姊們，不知道今天的晚餐是什麼？不知有沒有為我準

備一份？再來是說：如果我們都彼此喜歡，那我們就告訴我們的父母讓我們結婚成為夫妻吧！如果父母不讓我們成婚，我們就任我們心意去做吧！

信教

我民國四十三年參加長老教會。我在教會就做了四十幾年的長老。婚後我們夫婦並沒有很快有孩子。我們結婚六年才生了第一個孩子。當我們還未成為基督徒時，我們有為了期望生孩子而做祭儀（parisi）。但是當時即使我們做了parisi，我們仍舊生不出孩子。那時就有一位傳道人向我們傳教，他說：「只要你們成為信徒，你們就會有孩子。」我們成為信徒之後，真的過不久就生了一個很胖的女兒。

關於笛子

單管口笛用katseva竹子製作，雙管鼻笛是用lumailumai竹子製作。生長在懸崖的竹子單管口笛用katseva竹子製作，雙管鼻笛是用lumailumai竹子製作。生長在懸崖的竹子叫做katseva，lumailuma是種植的。單管口笛是五個孔或六個孔。只有貴族才可以在笛面雕刻。

鼻笛、口笛聲都是學百步蛇（kamavanan）的聲音。百步蛇的聲音是re----崗！崗！崗！百步蛇的聲音夏天比較可以聽得到，冬天不會聽到。我有聽過百步蛇的聲音，在山上都可以聽到。我們可以聽得到牠的聲音，但是要找牠卻找不到。據說是百步蛇的鼻子在發聲。百步蛇會站起來，以前的人在遠處聽到百步蛇的聲音時他們是形容說蛇正在吹笛（pakuraruraru）。蛇都會叫，但是聲音都不一樣。像qasi（蛇的一種）是另外一種聲音，不曉得牠在說什麼。

我從老人家那裡聽過：百步蛇長大變老之後，它會變短，然後有翅膀，再變成老鷹。我是聽過這樣的真實傳說（tautsikel），但是沒有聽過百步蛇的神話故事（mirimiringan）。就好像小蟲長大之後，它會變成蛹（kamalamala），再變成蝴蝶。

我是有閒暇時才會吹笛子。結婚之後還有吹奏。我在家裡會吹，到山上時也會帶笛子去吹。我會比較喜歡在山上吹。吹的時候我就聽著笛聲，好像人在哭一般地讓人難過。老人家說聽了笛聲，就好像在哭一般。因為我們的家很苦（或人丁不旺）（na mapulu），有時候聽一聽就會難過、會哭。以前人吹笛子的時候內心很憂心，想著女朋友，想著被獵首的人。早期口笛不是一般人可以吹奏的，必須是頭目及勇士才能吹奏。所謂的勇士就是他會出草，會五年祭刺球（tjemulat）。排灣村從前也是五年一次五年祭（maleveq），就是已死的祖先會回來，我們拿酒、年糕、肉祭祀他們。祭祀完了之後，再為他們穿衣服，最後再送他們走。之後，大家跳山地舞、唱歌，然後有一個德高望重的老人坐在稱做 kadilung 的地方，必須是長老級的人物，必須是心裡穩固堅定、不會隨便使性子的人才可以坐在那裡。像一般隨隨便便的人是沒有資格坐在那裡的。在五年祭刺球期間如果這個人有掉眼淚，表示有人會死。那時都有人在跳山地舞，丟藤球的人一丟上去，如果有人刺到，大家都會歡呼，因為是將這個球當作敵人。但是那一位掉淚的老人唱的歌我不知道，聽說是很悲傷的歌。排灣村的五年祭（maleveq）日本人一來就沒有了，因為是藤球意味著敵人，所以日本人會禁止。五年祭（maleveq）就是想像敵人，像丟上去的那個藤球便是頭的象徵。五年祭時跳山地舞啊、刺球啊、有人在對唱啊、有人會吹鼻笛。

鼻笛是誰都可以吹的，是年輕人的，是用來追求女孩子的。笛聲很悲哀的，當我們追求一位小姐，我們會想：她會不會真的喜歡我們。

到現在我年紀大了，開始有吹奏笛子的比賽。我第一次參加比賽是在三地門，但是那時我沒有參加個人賽，都還是團體比賽。那時我們拿到了團體的第一名。參賽的人有四個人，分別有兩個人吹笛子、兩個人吹口琴。另一位吹笛子的是李正。當時我五十九歲，雖然規定六十歲以上的才可以參賽，但是我們還是去比賽了。後來又舉辦了四鄉的聯合比賽（民國七十六年），這四鄉分別是瑪家鄉、泰武鄉、三地鄉、來義鄉。這次比賽的地點是在平和村，我拿到了個人賽的第一名。當時口笛、鼻笛、口琴都有演奏。當時各鄉的第一名又於屏東市再次會面比賽，此次也有漢人一起參賽，我得到了冠軍。後來又有八鄉的比賽（民國八十四年）在佳平村，我也得到了冠軍。去年我又到屏東縣參加比賽，這次是得到了第

三名，同樣是口笛、鼻笛、口琴一起使用演奏。去年我參加了一個表演團體到馬來西亞去表演吹奏笛子。從馬來西亞一回來，我便接到了獅子鄉鄉公所的电话說：「明天我們將要去屏東表演吹奏笛子、口琴」。這表演好像是為了紀念中國國民黨的什麼東西而去表演的。屏東市回來之後，瑪家鄉鄉公所又來電話說要去台北表演，這是為了台北舉辦的原住民豐年祭的活動。這是我演奏笛子所走過的路。

去年我參加了一個表演團體到馬來西亞去表演吹奏笛子。從馬來西亞一回來，我便接到了獅子鄉鄉公所的电话說：「明天我們將要去屏東表演吹奏笛子、口琴」。這表演好像是為了紀念中國國民黨的什麼東西而去表演的。屏東市回來之後，瑪家鄉鄉公所又來電話說要去台北表演，這是為了台北舉辦的原住民豐年祭的活動。這是我演奏笛子所走過的路。

目前我的孩子getsel（金天恩）看著我在吹，他就拿起來自己學。

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